

《深埋心底的無奈與悲哀》



“很多人一定都聽過，甚至大部分的人都被問過這個問題——「如果我跟你的媽媽同時掉進海裡，都不會游泳，你只能救一個，你會救誰？」”

如果是我，我會救誰？

如果是你，你會救誰？

94 年的 2 月 26 日，時間接近中餐時分，在備勤室待命的我，腦中還在想著早上任務提示時，隊長耳提面命的告誡我們，北部海面的天氣不穩定，若有任務要執行時，一定要特別注意飛行安全及油量檢查、計算。此話仍言猶在耳，就在 11 點 27 分時，一陣急促的電話聲，將我迅速拉回現實。

機組員正駕駛岳修治以及作為副駕駛的我何健屏、機工長尹永舒，加上上海巡署共勤搜救員卓棟慶，以最快速度完成應勤裝備著裝，頂著松山機場的強風細雨，我們受命在 15 分鐘後完成起飛，以最大的持續馬力趕赴目標區。

「貴隊即刻執行，富貴角北面約 38 浬處（座標 N25-50、E121-29），海龍一號漁船的搜尋任務。」

此時海面平均風力 7 至 8 級，最大陣風 10 級。我們在細雨中，視野非常的不清晰，但是我們仍以最快的速度馳援。在狂風巨浪的天候下，氣候就像賭場裡的莊家，直升機猶如骰筒，我們這幾個骰子在莊家的手中已經搖了一路。

直升機終於在 12 點 20 分時抵達目標區。舉目四望，海面上全是白色巨浪，密密麻麻的佈滿在視線所及的每一處；在兩波浪間的海面上，綿密分佈著一條又一條，被強風吹成髮絲狀的白色細碎浪紋。對飛行員搜尋目標，形成很嚴重的視覺障礙。長久的執勤經驗下來，機上的組員們都深知，這樣怒海滔天的氣候，受困者簡直遊走生死關頭。更是促使機上四位組員同心協力，睜大雙眼的掃視海面，持續不停的來回搜尋。努力搜索每一尺、每一寸的海面。心裡想著，即便是大海撈針，也要堅持到最後一刻。

苦尋未果的同時，機長請空軍作戰指揮部的作戰管制中心，用雷達確

認我們是否確實在目標區內，並查詢是否有更新的座標資料。此時國家搜救指揮中心協助我們，依據風向、風速及洋流的方向、流速，擬定出報案座標的西南方為重點海域。

作戰管制中心的雷達引導我們執行準確、細密的搜索航線，在天氣能見度很低，且海上視線障礙重重的情況下，一遍又一遍的仔細搜尋。我們分秒不歇、急於尋人的心情，就是怕寶貴的人命稍縱即逝。一顆心懸著不放的急迫，幾乎忘記我們的雙眼酸痛、頸部僵疼。此時我的內心不斷祈禱能尋著、救起他們。

終於在下午 13 點 03 分，身為副駕駛我的座位正前方、臨近機身邊緣處的水面下，突然閃過一件楔狀的黑影。雖然只有兩秒鐘的時間看見與思考，但依據經驗，我即刻判定應是已翻覆沉於水面下的船底殼，絕對不是鯨魚或海豚。此時我立即呼叫作戰管制中心，用雷達標記位置；發現位置距所賦予我們的原座標，已偏離至西南面 2 哩（座標 N25-49 E121-29）。

就在 13 點 03 分發現目標後，機長立即急減速並向後方橫移搜尋，迅速發現海面上分散漂浮著五位船員。在短短的三分鐘內，迅速將受困者李先生吊掛救入機艙內；為爭取救人黃金時間，在吊掛作業的同時並請求國家搜救指揮中心增派松山機場的海鷗直升機支援。

**“地球並非人類所有，人類卻是屬於地球所有！——《瑪雅預言》。
天若有心要如此，儘管我們奮力發揮到極致，還是無法與天相爭！”**

同時，我們立即拋擲救生吊圈及放下救生吊籃給海面上的另外 3 名船員，但不知為何，這另外 3 名船員卻未主動去抓取。此時機長曾考慮將直升機降至與海面咫尺高度，來援救船員。無奈驚濤駭浪、海面的起伏變化劇烈，可瞬間打擊到直升機的主旋翼葉片、將直升機襲捲至海中！現今我們已然救起一條人命，必須要保障他的生機。因此我們只能與海面保持安全距離。

此時怒風狂嚎、巨浪高聳的莊家緊緊抓著我們這個骰筒，似乎是因為多了一顆骰子，它更是用力的搖晃個不停。

我們再次用吊籃入水，因待救者看來已絲毫沒有氣力游泳，我們嘗試以側向拖拉方式給予待救者。但上天不斷挑戰我們的極限，劇烈變化的浪湧使待救者不停的快速漂移。甚至吊籃在嘗試拖拉船員的當中，被兩次洶猛的大浪沖擊，只見救護吊掛被猛烈的拉動發出兩次「碰」的巨響，吊掛用的鋼纜重重地拉扯機身，使得救護吊掛與機身之間的緩衝橡膠塊，產生了 3 公分的裂痕。隨著時間一分一秒流逝，我們的油量已接近返航的底限。即便如此的艱難危險，我們仍一直盡心盡力、努力救援到最後。直到油量低得我們不得不離開，也得知海鷗直升機正馳援而來接手救援，我們雖然

很氣餒，但終究必須得離開。

我們在極度危險的情況下，用盡全力、試圖向大自然搶救待救者的寶貴生命。雖然事後得知，我們救起的李先生是此次災難唯一存活下來的人，對無法將其他船員搜救上機，我們全部機組人員心中的扼腕、無奈、悲傷和難過，實已深深烙印在心坎上，成為今生忘不了的悲痛。我們都曾為此而難過、在暗夜中悲痛哭泣，獨自捲縮在角落處，舔撫那似乎撫不平的心理創傷。

儘管我們最終走過了這段煎熬，然身為陸上及海上空中救災、救難、等五大任務的執行者的我們，所有的成功與失敗，都是我們身為空勤總隊隊員必須克服的心理障礙。如同外科醫師執行的手術是成功的，但患者卻往生。如果所有的醫生都因為從自己的手裡損失了生命，而對自己的職責和生存感到疑惑及畏懼。那身為百姓的大家，還有誰能來照顧我們的生老病死、誰來維護我們的平安呢？

面對極度哀傷的家屬，指控機組員在執行救援的勤務上有人為過失。我們殷切地期盼家屬，能在事過境遷後，平靜的反思，我們眾人曾經對他們遇難的家人，所承擔的風險與付出的努力，因而化解其心中的悲怨，使「往者已矣，期望來茲」。我們和醫生、警察、軍人、消防隊員等，都是在第一線跟死神對戰的人。我們竭盡心力、使出渾身解數的來執行。就算失敗了，我們必須得堅強的再站起來；越挫越勇、不屈不饒的繼續再從死神手上搶人回來！

End